

略论语境歧义的产生

皮 远 长

作 者 皮远长, 武汉大学留学生部副教授;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语境功能 语境歧义

提 要 语境在歧义现象中具有作用截然相反的两种功能, 既能消除歧义, 又能产生歧义。语境歧义的产生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因语境制约缺失产生歧义, 另一类是因语义补充过量或偏离而产生歧义。

在语言的使用中, 语境具有多种功能, 消除歧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吕叔湘先生在《歧义类例》一文中, 就是把语境作为消除歧义的手段来看待的。他说:

细想起来, 歧义并不是一种稀有的现象。词典里的单词, 除专门名词外, 很少不是多义的; 单词的组合也往往可以作不止一种分析。然而放在一定的上下文或者一定的生活环境里, 这些单词或单词的组合就只能有一种意义, 真正存在歧义的情况是很少的^①。

不过, 这种情况虽然“很少”, 却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徐思益、王建华等先生不仅指出了“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现象”, 而且对语境歧义进行了详细分析^②。

这样看来, 语境在歧义现象中具有作用截然相反的两种功能: 既能消除歧义, 又能产生歧义。这一现象提示我们, 单从语境功能的角度来讨论语境歧义的产生, 或许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这样, 就可以把语境歧义的产生分为两类: 一类是因语境制约缺失产生歧义; 另一类是因语义补充过量或偏离产生歧义。下面分别就这两类情况作一点分析。

一、语境制约缺失产生歧义

这里说的语境制约, 包括语境选择、语境解释等情况。因为只能选择此而不能选择彼, 只能作这种解释而不能作那种解释, 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制约。语境消除歧义, 主要是通过语境制约实现的。这种制约一旦缺失, 其消除歧义的功能必然被削弱, 歧义就无法消除干净。这“遗漏”的歧义, 从相反的方向看, 就是语境制约缺失“产生”的歧义。语境的构成因素包罗万象, 某一种语境因素的缺失都可能对语境的制约功能产生影响。但我们不可能对每种语境因素都进行考察。这里仅就以下几种情况作点说明。

1. 上下文语境制约缺失产生歧义

在交际实践中, 指代词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 而要确定指代对象, 往往要靠上下文语境的制约。否则, 听读者或是不明所指为何, 或是自行认定指代对象而产生歧义。这里举一个手势语例子:

(1)《儒林外史》第6回描写严监生临死时“伸出两个指头”, 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声, 围着他的人不解其意: “有说为两个人的, 有说为两件事的, 有说为两处田地的, 纷纷不一”。

这就是因为孤立的“两个指头”, 缺少必要的上下文语境制约, 其指代对象难以确定, 这才引出了“纷

纷不一”的各种猜侧,形成了多个歧义。再如,吕叔湘先生在《歧义类例》中讲的那个笑话:

(2) 某次节日游行前夕,负责筹备游行的一位女同志宣布:“今年游行,女同志一律不准穿裤子!”正如吕先生所说,“这句话的歧义不在说出来的部分,而在没有说出来的部分”。这“没有说出来的部分”,理当是“只准穿裙子”,因为缺失,造成了歧义,引得听者哄堂大笑。

此外,有一类施受同体的句子,如果孤立地使用而没有上下文语境的制约,其歧义仍会存在。如:

(3) 连张博士都不知道。
这是个歧义句,可以理解为: a. 不知道张博士其人; b. 张博士不知道某人某事。如果有上下文,歧义就会消除:若加上“他还给你们讲过课呢!”就可以确定其语义是 a;若加上“我这个本科生怎么知道”,则可以确定其语义是 b。再如一个常用的例子:

(4) 鸡不吃了。
既可理解为 a. 鸡不吃食了;也可理解为 b. 人不吃鸡了。这是孤立地使用这类句子无法避免的歧义。如果有上下文,加上“来点青菜”,其语义就是 b;加上“给鸭子吃”,其语义就是 a。

2 背景语境制约缺失产生歧义

说写者、听读者以及话题涉及的人或事,都有其一定的背景,如人的身份、地位、习惯,事情的过往情形、现状等等。在言语交际中,说写者常常是在已知背景语境的制约下进行表达的,听读者如不了解这类背景知识,背景语境就对他失去了制约力,从而导致对说写者所表达的语义的歧解。例如:

(5) 小李的爸爸开刀了。
对于不了解“小李的爸爸”的身份的听读者来说,这是个歧义句: a. 小李的爸爸给别人开刀; b. 小李的爸爸接受外科手术。如果知道小李的爸爸是医生,其语义一般可确定为 a;若知道小李的爸爸不是医生,其语义则肯定是 b。同样,如:

(6) 王同志上课去了。
也要听读者知道王同志的身份是教师还是学员,其语义才能确定。缺少这种背景知识,这句话就可以作两种理解:王同志讲课去了或听课去了。

再如例(1),人们对严监生“伸出两个指头”所指对象的歧解,既是因为上下文语境制约缺失,也可以说是因为严监生身边的那些人缺少有关的背景知识所致。当这些人的各种猜测都被严监生摇头加以否定的时候,唯有他的妻子赵氏知道他的“心思”。正是这一背景语境使赵氏得以确定严监生“伸

出两个指头”,“是为那盏灯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

3. 情景语境制约缺失产生歧义

情景语境,是指交际现场影响语义解释的各种条件,如场所、环境、氛围,交际双方的表情、姿态、动作等等。比如,(7)鲁迅的《药》里写刽子手康大叔向茶客讲述了牢头阿义如何打了革命者夏瑜两嘴巴,接着说: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愚昧而凶残的康大叔,绝对不可能理解夏瑜说“可怜”的含义,但他从夏瑜说这句话时的“神气”,也就是借助情景语境的制约,正确地断定夏瑜说的“可怜可怜”,是指“阿义可怜”。而花白胡子由于不在夏瑜说话的现场,缺少康大叔所受到的那种情景语境的制约,他就只能按自己的理解,把夏瑜的话歧解为夏瑜“可怜”了。再如:

例(3),其歧义的产生既是由于上下文语境制约缺失,也是因缺少必要的情景语境。如果在餐桌上说“鸡不吃了”,显然是指人不吃鸡肉;若在院子里或鸡笼边上说“鸡不吃了”,就是指鸡不吃食了,也不会产生歧义。

二、语义补充过量或偏离产生歧义

语境具有补足、生成功能。它能在语言表达的字面意义之外生成、补进新的语义。具体说,就是对同一语言形式,交际双方都可以根据各自的语境赋予它字面意义之外的新的语义。如果双方都立于相同的语境,这新的语义就能为双方所共同拥有,交际就可以顺利进行。例如:

(9)《李自成》开篇描写崇祯皇帝召见勤王兵总监军高起潜,向他了解与清军议和的进展情况。当时,清军大举逼近京城,但为了全力对付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崇祯不惜对清军屈膝求和,正密谋签订城下之盟。但是,在表面上崇祯又要摆出“圣明天子”的样子,不能明言对清议和的事。这种处境,就使崇祯的语言表达显得含而不露。且听他对高起潜说:

你可得小心办事,驱逐鞑虏,保卫京

师，万不可辜负朕意

在一般人听来，崇祯这句话语义清楚完整，似乎无可补充。但是，高起潜却听出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他“很明白皇上只是希望他‘小心办事’，并不希望他勇猛作战”。高起潜“明白”的这层意思，就是对崇祯话语语义的一种补充。因为高起潜既了解全国的大局，又深知崇祯的为人和性格。这充分的背景知识，使他的补充完全符合崇祯想说而又没有也不便说出的真实意图。

但是，在言语交际实践中，听读者对说写者话语语义的“补充”，并非都能像高起潜对崇祯一样做到恰到好处，天衣无缝。这就有可能因“补充”不当而产生歧解。所谓“不当”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语义补充过量

如一个常被引用的笑话：

(10) 某人请4位朋友来家作客，先到了A、B、C3位，第4位久等未至。于是主人说：“该来的还不来。”A听到后想：“这是说不该来的倒来了”，便生气地走了。主人见A走了，又说：“不该走的又走了。”B听到后想：“这是说该走的还不走”，也生气地走了。见A、B两人都走了，主人着急地对C解释说：“我又不是说他们！”C想：“那就是说我了”，于是也生气地走了。

3句话气走了3位客人，固然同主人说话不得体有关，但也是这3位客人对主人话语语义的“补充”过量造成的。他们所作的“补充”，是从各自的语境出发对主人表达的语言形式的逆推理，超出了主人的本意。再如：

鲁迅的小说《肥皂》描写两个假道学“四铭”同“薇园”的对话。四铭讲到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十八九岁的女乞丐被人围观的情形：

(11) “……现在的社会还成个什么样子，我从旁观察了好半天，竟不见有什么人给一个钱，这岂不是全无心肝……”

“阿呀，四翁！”薇园又奔过来，“你简直是在‘对着和尚骂贼秃’了。我就没给钱，我那时恰恰身边没有带着。”

“不要多心，薇翁。”四铭又推开他，“你自然在外，又作别论……”。

四铭的本意并非骂薇园，但薇园从自身的语境产生的“多心”，把骂的范围扩大到自己头上，反以为四铭是故意“对着和尚骂贼秃”了。

这种歧义的产生，往往源于听读者的“多心”，

即在说写者提供的某些语言形式中，强行加进自己主观语境所赋予的语义内容，从而造成对说写者话语语义的歧解。常言道：“多心人面前莫说多心话”就是经验之谈，为的是防止说话稍有不慎被“多心人”歧解而引起误会。

二是，语义补充偏离。

上面讲的语义补充过量，是从语义内容的“量”的方面说的；语义补充偏离，则是从语义指向或语义联系上看的。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对同一语言形式的理解在语义指向或语义联系上出现偏离，也可能产生歧义，以致形成交际双方“各说各的”的局面。例如徐思益先生所举《阿Q正传》中描写阿Q受审时的对话：

(12) “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Q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Q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

“那么，为什么不来呢？”老头子和气的问。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

在这段对话里，阿Q和老头子都是顺着各自的思路在说话：阿Q听说要他“招”，便想为自己申辩，说“我本来要……来投……”，是指“投革命党”。老头子按审判者的语境，把“投”理解成“投案自首”。这就在“投”的对象上与阿Q的本意偏离，往下的对话也就沿着各自的思路越离越远，以致彼此都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老头子骂阿Q“胡说！”阿Q茫然地问“什么？”再如徐思益先生举的另一个例子，《雷雨》中周朴园与其长子周萍的一段对话：

(13) 周朴园 我听人说你现在做了一件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周萍 (惊) 什——什么？

周朴园 (走到周萍的面前) 你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对不起你的父亲么？并且——(停)——对不起你的母亲么？

周萍 (失措) 爸爸

周朴园 (仁慈地) 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愿意当着人谈这件事。(稍停，严厉地)

我听说我在外边的时候,你这两年来在家里很不规矩。

周 萍 (更惊恐)爸,没有的事,没有。

周朴园 一个人敢做,就要敢当。

周 萍 (失色)爸!

周朴园 公司的人说你总是在跳舞场里鬼混,尤其是这两三个月,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

周 萍 哦,(放下心)您说的是——

周朴园 这些事是真的么?(半晌)说实话!

周 萍 真的,爸爸(红了脸)

周朴园的指责是指周萍“总在跳舞场里鬼混”,“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而周萍却把这种指责与自己同后母繁漪的乱伦关系联系起来,误以为周朴园知道了这件家丑,因而惊恐失色,不知所措。周萍作这种联系,是由他的背景语境决定的,正是“做贼心虚”使他歧解了周朴园的指责。

下面,听听某居民与消防值班员的对话:

(14)居 民 我们这儿失火了,快来消防车!

值班员 你在哪儿?

居 民 我在家里。

值班员 我是说失火的地点在哪儿?

居 民 在我家厨房里。

消防值班员是要知道失火的地点在哪个地段、街区,即明确的方位识别范围,而这位居民却两次歧解了值班员的问话。当回答“你在哪儿?”时,他按字面意义与自己的情景语境相联系,所以答成了“我在家里”。当回答第二个问题时,他仍然只联系情景语境,把“失火的地点”的识别范围更缩小到“我家厨房里”。这是回答问题,也是一种“补充”:即在“我在……”和“失火的地点在……”两个句式补进具体内容,所以把这段对话也拉来作了“补充偏

离”的例子。

有时候,能使语义联系产生偏离的语境因素和产生句法歧义的因素同时发挥作用,这会使语义的偏离显得更加“合情合理”,也会使歧义的认定者更加“坚信不疑”。如(15)《三国演义》第44回描写的“孔明用智激周瑜”就是典型的一例:

诸葛亮为了激怒周瑜,挑起他对曹操的仇恨,就故意把“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这句作了歧解,用来作为曹操想夺取孙策和周瑜妻子的证据。这句话出自曹植的《铜雀台赋》,本意是赞美铜雀台建筑壮观:两座桥把东、西、中三座台连成一气,令人赏心悦目。诸葛亮则利用孙策、周瑜的妻子大乔、小乔亦合称“二乔”这一同音现象(古代“乔”姓也写为“桥”)和背景语境,把原句“二乔”指两座桥,歧解为指孙策和周瑜的妻子;同时还利用“揽”的多义,把原句的“总摄”义歧解为“围抱”义;还利用结构切分不同,把原句“东南”指东面和南面,歧解为“东南面”,即“二乔”所居吴国的方位;在这些歧解所形成的语境中,“乐朝夕之与共”就很自然地指与“二乔”日夜寻欢作乐。就这样,在以上诸多引起歧义的因素共同作用下,一句赞美景物的句子就歧解成了一幅曹操与“二乔”的淫乐图。这些歧解的“合情合理”、不露痕迹,正显示了诸葛亮之“智”,不由得周瑜深信不疑。因此“周瑜听罢,勃然大怒”,大骂“老贼欺吾太甚!”坚决表示“吾与老贼势不两立!”

注 释:

- ① 吕叔湘:《歧义类例》,原载《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 ② 徐思益:《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现象》,原载《中国语文》1985年第5期。
- ③ 王建华:《语境歧义分析》,原载《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

(责任编辑 张炳煊)